# 狐妻鬼妾

陈凤梧是个孝廉，他长得文质彬彬、风流倜傥，又饱读书师、经文满腹，年纪很轻时就高中科第。祖籍本是浙

江绍兴，现寄籍于京都宛平（在今北京市之丰台区内）甘水桥。宅居屋后有栋三间小楼，原是当年父亲休息的地方。

父亲在世时，陈凤梧还不时登楼远眺或吟诗作赋。父亲去世后，陈凤梧总会触景伤情，故将这栋小楼封闭起来，空

在那边也有四、五年的时间了。

有天晚上，月朗星稀、万里无云。陈凤梧外出访友，回来得很晚，家里人都早已熟睡了，只留下小僮子在门口

等着给他开门。陈凤梧回家以后见月色皎好，便想诗情画意的赏月片刻，并让小书僮洗刷茶具、烧水沏茶。

陈凤梧看着皎月银光；吟哦几句诗词，正觉得灵台清明、心胸舒畅。突然，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清晰的笛乐声，

那笛声袅袅不绝、如怨如慕、如泣如诉。

陈凤梧细心地辨别笛声的方向，最后确定是从屋后小楼里传出的，不禁一阵寒慄。陈凤梧心想∶「那小楼已空

置多年，如今竟然在午夜里有笛乐传出，真是诡异至极！」心里一阵「怦怦」乱跳，不敢多做停留，赶紧回屋里安

歇。

可是，陈凤梧却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只要一闭眼，耳边就彷彿又响起那笛声，而致一夜不能成眠。翌日，陈凤

梧起床以后立即前往小楼，利用白天壮胆察看究竟。

陈凤梧到楼下一看，只见窗户结满蜘蛛网，尘土在轩槛上已积了厚厚的一层，并没有他人闯入的迹象，他稍稍

地定下心神，才走进楼内。只见楼里堆满各种书籍，并没有人动过，上下左右的空间也都检查过了，皆无异样。可

是，如此一来愈加显得昨夜之事之诡异，他连忙将楼门关好，匆匆离开。

当天夜里三更时分，小楼里又有乐声传出了，不过今夜是笙管之音。陈凤梧从睡梦中醒来，侧耳倾听，只觉得

今夜的乐声颇为曼美动听、悠扬悦耳，不像前天夜里听到的呜鸣咽咽、悲怆淒凉的声调。陈凤梧听得入神，笙管彷

彿| 安抚人心似的，使他听着不禁又昏昏入睡了！

第二天，陈凤梧整好衣冠，恭恭敬敬地来到楼前，凭空祝告说∶「不知楼上住的是神仙还是灵鬼？为什么这样

骇人听闻？如果有妙音弹奏，请容许我当面领教，请勿吝惜。」说完，他立即回房。突然，他发现案头上摆着一张

请柬。

陈凤梧打开一看，只见请柬上字迹清秀婉丽，而邀请人写着∶「温玉、柔娘」

一看便知是女人的名字。他大吃一惊，忙问家里人是谁送来的？可是大家都莫名其妙，不知这请柬是怎么送来

的。

当夜，陈凤梧应约前往，还没走到楼前，已经有一个小丫环在门前等候着，她笑着说∶「知音人果然胆子不小

啊！两位娘子早就等候多时了。」她在前面领路，两人一起走着。陈凤梧远望楼头，只见有两位美女正垂袖凭栏而

立，样子似乎显得无聊而徘徊不定。月光下，只见得「香雾湿云鬓，清辉照玉臂」，令人顿生怜惜之意。

陈凤梧沿梯而上，直走上前作揖，客套说道∶「小生庸耳俗肠，未晓音律，竟然承蒙二位召见聚会，真是三生

有幸！」

其中一位美人微微一笑，说道∶「既然自称不识音律，怎么祝告要求听奏妙音，公子说的这话能让谁相信！」

她说话时，陈凤梧就一直打量着她们，经这么仔细一端详，陈凤梧惊讶得目瞪口呆∶说话的这一位长得体态丰

满、玲珑凹凸，嫣然一笑时，妖娇百媚自然而生；另一位更美得花愁柳怨、淒淒动人，颦眉不语令人爱怜不已。她

们身上都穿着轻柔的舞衣，腰束百宝裙，佩戴着金环玉珮，行走时发出有节奏的音响，实在是天上的仙女下凡。

陈凤梧回话说∶「先后两夜，所闻雅奏，如果出于两位佳人，则希望能以此赐教，让我饱听一场，不知可否！」

刚才没有说话的那位女子，也笑着说∶「刚见面就这样匆忙，莫非公子挂念着房中的美人，急于回去？」说罢，

她便从衣袖中取出一支玉笛，吹奏起来。这曲子正是陈凤梧头一天听到的，那笛声，使人如听到孤鹤的悲鸣、离鸿

的哀叫，淒切悲伤，催人泪下。

曲子还未吹完，就被另一位女子打断了，她举起衣袖挥动着说∶「妹妹别吹这样令人断肠的哀乐，反让公子心

中不快。」于是，她让丫环送来一支笙管，靠着门槛吹奏起来。那声音，有如凤凰和鸣、鸾鸟合群，能让悲哀之人

转为高兴，使愁怨之人心情舒畅。原来，这正是昨晚听见的曲子，不过今天吹得更加悠扬缠绵。

两曲奏完，三人才一起互通姓名。原来那位吹笙的女子就是温玉，而柔娘就是吹奏悲伤笛曲的女子。

凤梧跟温玉愉快的聊起来，谈古论今、说南道北。温玉是有问有答，无所不知，可是柔娘却在一旁默不作声，

用衣袖半掩着面孔，对着天上的月亮出神地望着，好像有无数的心事和忧愁。陈凤梧觉得很奇怪，便询问起来。温

玉说∶「这个傻丫头经常作出这副模样来，请公子不要见怪。」

夜已深了，丫环前来催促回去，温玉便望着凤梧说∶「有客人而没有美酒，使这样美好的夜晚减少了许多乐趣，

如果公子能够当东道主，我们一定到公子的书斋去拜访。」陈凤梧一听，满口答应，并约定在明天夜里。温玉和柔

娘这才走下扶梯，轻轻走过楼东而去，也不知前往何处。陈凤梧随后俏俏地回到房内，母亲和妻子都没有发觉。

第二天早晨起来后，陈凤梧什么话也不说，下午他来到书斋，装出一副专心致志在写字的模样。天已黄昏，他

又假托自己准备会试的文章还没有写完，晚上就不回房去了。并让书僮把被褥取来，架床铺被，同时偷偷地准备好

了美酒菜肴，点上明烛，等候两位佳人来临，不禁胡思着两人是否会如时赴约。

二更时分，两位美人双双来到。屋里顿时充满欢声笑语，彷彿像春天一般温暖。这两位女子已不像昨天晚上那

样羞答答的。酒过三巡，众人略有些兴奋。陈凤梧站起来，求两位美人继续吹奏昨晚的雅音。温玉连忙推辞，说道

∶「和家人耳目相近，把他们惊醒不好。」于是便不再奏乐。大家只是互相劝酒、猜拳而已。

不一会儿，便喝得醉醺醺的，眉目间不觉流露出娇媚的情态，男女情事之欲尽显无遗。

温玉便先对先陈凤梧表态说∶「我姐妹俩，皆对公子心生爱慕，愿与公子同效鸳鸯、共赴巫山，不之公子意…

…」

陈凤梧不等温玉说完，便急着说∶「多谢两位姑娘如此厚爱，此乃敝生之幸，更何况我也早有此心意了！」

温玉又对柔娘说道∶「妹妹你留在这里，我先回去了！」

柔娘流露出一副羞涩的神色，说∶「我不习惯……这种事还是比不上姐姐。」

温玉笑着说∶「明明是你先吹笛子倾诉表情，招惹是非，谁还敢抢在你前面呢？」说着，便靠在丫环肩上，跟

踉跄跄地走了。

陈凤梧这才和柔娘双双上床，枕席之间，极尽欢情……

柔娘羞涩的将身体转后，背向着陈凤梧。陈凤梧看着渐裸的肩背，柔娘雪白肌肤，在昏暗的烛光下，显得分外

耀眼。柔娘耳边传来「悉悉沙沙」的声音，心想陈凤梧也正在宽衣解带，由不得脸上一阵火红，竟羞于转身面对他。

陈凤梧轻轻的扳转柔娘的双肩，柔娘略微一挣，便任陈凤梧把她的身子转过来，让两人赤裸裸的相对着。柔娘

羞红的脸一直深低着，陈凤梧审视着她白晰得如珍珠般的肌肤，乳房虽小但却很饱满，小腹平滑柔顺，一涡浅浅的

脐下连接着几根稀疏的细毛，愈往下细毛渐次的愈浓、愈密，然后又乍然消失在丰腴的双腿间，形成一个乌黑浓密

的倒三角形，使得她全身散发出一种成熟女性独有的气质。

陈凤梧让柔娘躺在床上，陈凤梧把脸靠她在那柔软的小腹部，轻轻的摩挲着，柔娘忍不住发出一丝满足之细吟

声。当陈凤梧的嘴唇微触到那稀薄的草丛上时，柔娘不禁像受搔痒般的抖动起来，双手不停的抚揉着陈凤梧的后脑。

陈凤梧轻轻将柔娘的双腿掰开，露出一对粉红色的小唇片在两腿根部，肉洞内的光景也毫无保留的呈现在他的

眼前。陈凤梧轻轻地揉着小唇片中间那颗肉粒，舌头在上面的肉片上轻舔舐起来，柔娘再一次忍不住地呻吟出声。

陈凤梧的舌头在那秘密桃园洞上忙着，心中惊讶着自己竟然如此情不自禁，不但背叛自己的老婆，而且还对柔

娘做出从未对老婆做过的事──舔穴！陈凤梧忘情地把舌头伸进蜜洞口。

「呀…公子…不…不要…嗯……」柔娘的背部弓起来，发出阵阵呓语，还将腰部扭动着，让陈凤梧的舌尖不停

的在阴道里搅动着。「嗯……好…舒服……嗯…」

柔娘紧闭着双眼，长睫毛在抖动着。

陈凤梧的唇舌向上移动，埋首在柔娘的胸脯上面，嘴唇含着上面的乳尖；胸膛紧贴着柔娘的下体磨动着。「啊

……呀……」当陈凤梧的舌尖轻轻在乳头扫过，柔娘挺着上身将胸脯迎向他。

「啊…不要…嗯…羞死人了……嗯…」柔娘充满娇羞的声音迴荡书房里，陈凤梧不但不理会，还把手掌紧贴着

她的阴户，中指一区就向洞内伸进去。

柔娘全身震了一下，几乎是哀号的呻吟着∶「啊…痛…公子…轻点…」柔娘道里的反应使陈凤梧暗自一惊，他

觉得阴道的肌肉有如呼吸般的在收缩，更有如吸吮般的在蠕动，而且淫液也很多，让手指在窄狭的洞里勉强能旋动。

陈凤梧的手指在阴道里时而抠抠、时而揉揉……这时阴道里也被刺激得热潮不断，不但沾湿了他的手掌，也晕

洩开来濡湿了整个下体。「啊…嗯…公子…再用…力嗯…啊…受不…了…嗯…」柔娘不停的将腰部扭动着，开始淫

荡的叫着。

陈凤梧的头离开柔娘的胸口，继续向上滑，直到四唇相接，而肉棒也正好抵再阴唇上。陈凤梧把舌头伸进柔娘

的嘴里搅拌着，彷彿暗示柔娘等会儿，肉棒也将要如此这般的在阴道里搅拌着。柔娘似乎了解，腰肢摆动得彷彿很

饥渴似的。

柔娘那双修长的双腿，向外分开，屈曲着。陈凤梧硬挺的肉棒不必手抚，滑滑溜溜的就把龟头抵住洞开的穴口，

只稍沉腰肉棒便慢慢的溜进去。「啊…嗯…公子…轻…轻…啊…」狭窄的阴道紧裹着肉棒，陈凤梧觉得彷彿全身被

五花大绑，紧束的无法动弹。

陈凤梧彷彿很吃力的将肉棒挤入，柔娘反而很轻松的挺腰配合着。这下肉棒底达终点了，一阵快感从陈凤梧的

背后向下体之中蔓延开去，「哼…啊…」他也忍耐不住，喘了起来。

「啊……顶到了…喔…公子…啊……」柔娘忍不住高呼起来，并且将背部拱起来，享受着道里所带来的快感。

陈凤梧开始缓缓的抽送，「柔娘…嗯…好温暖……」肉棒有如置身暖炉中。

柔娘全身像被快感包围着似的，轻轻的颤抖着，双手紧抓着身旁的被单，嘴里娇喘、呻吟声不断。

陈凤梧感觉阴道里越来越润滑，但箍束的快感仍然不减，腰部的抽送动作也就更快、更大了。柔娘的反应更加

狂乱，几近歇斯底里的喊着∶「嗯…公子嗯…用力…用力…啊……」柔娘的身体也不停的摇动起来。

陈凤梧的抽动越来越用力，也越来越快，肌肤拍击声、淫水溅动声交替呼应着。陈凤梧像要贯穿柔娘的身体般，

插得又深又重，让柔娘的高潮快感一下并发出来。

「啊啊……公…子…我……啊啊……」柔娘喘息的声音急促得像疾驰的火车，她的手紧紧的抓着陈凤梧的背脊

不放，双腿紧缠着他的腰，让阴部紧紧的贴住。

然后柔娘软软的倒在床上，长长的头发凌乱的散在床上，腰部却还不停轻微的挺着。

急遽收缩的阴道，刺激的陈凤梧一阵寒颤，只听得「啊！柔娘！」一声，反弓着身子，夸张地挺出腰身，肉棒

的前端用力地深深的插进柔娘的体内。陈凤梧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然后全身乏力似的趴在柔娘身上。

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

第二天早晨，柔娘先起床穿衣，并对陈凤梧说∶「郎君！今夜温玉姐姐会来，我后天再来！」说着，便脚步轻

盈地离开了。

陈凤梧便老母亲和妻子谎称身体不适，暂时不回内室睡觉，母亲和妻子也都相信了，没有人怀疑其他事情。

天快黑时，陈凤梧开始坐立不安，翘首直望，直到夜半更深，温玉才盈盈而到，她这次仅独自一人，连丫环也

不带，两人在灯下促膝交谈，举杯相庆。

温玉比起柔娘来，更显得爽朗大方。酒未喝足，温玉就主动催促陈凤梧上床就寝。陈凤梧虽受宠若惊，但却也

因自己早以情慾难奈，立即宽衣解带，淫狎起来。

温玉的丰乳比柔娘也大得许多，让陈凤梧无法一手掌握，只得轻轻托着，伸出舌尖拨弄着粉红的乳头。陈凤梧

有技巧的用舌尖绕着乳晕，慢慢地刺激着温玉的感官，时而从乳尖削过、时而将乳头向下压。每当舌尖削过乳头或

者下压乳头时，温玉便敏感的娇呼一声。

当陈凤梧的手摸索到温玉的下体时，才发现温玉张开着双腿，而且早就在「自摸」了，弄得阴户上已是泥泞不

堪。

温玉的手用力的推着陈凤梧的头，推向神秘的丛林地，淫荡的说∶「郎君，亲亲那里！」陈凤梧用手将温玉的

大腿向两侧撑开，让温玉的阴户，整个曝露在眼前。随着两片阴唇开合间，缓缓流着爱液蜜汁，隐隐透露出阵阵幽

香。

陈凤梧正看得入神，温玉彷彿按捺不住高帜的情慾，极力一翻身就把他压在身下，双腿跪夹着陈凤梧的头，一

沉腰臀，把整个阴户紧贴在陈凤梧的脸上，还俯下身子，张嘴就把陈凤梧的肉棒含住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！温玉的这一连串动作，简直是一气呵成，让陈凤梧彷彿无知的令其摆布似的，直到温玉含入

他的肉棒时，陈凤梧才觉得舒畅的「啊！…」

了一声。陈凤梧从未被含过肉棒，现在只觉得既新鲜又舒畅，温玉的嘴比任何穴更温暖、更灵巧。磨、转、舔、

吸……让陈凤梧想叫出来，可是，嘴巴已被温玉的阴户封住了。

这温玉的个性及表现，跟柔娘真的截然不同，柔娘比较含情怯怯；温玉则是热情且淫荡，床第之间表现得主动，

甚至有些猴急，简直比淫妇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更让人咋舌的，是她的技巧及秽语，温玉一面「吹箫」还一面频频向陈凤梧说∶「郎君，你的玉柱又硬又挺！

我爱死了！」、「郎君，这样舒不舒服…这样呢…」

……

等挑逗的话。

温玉逗弄了一会肉棒，便起身转过来，面对着陈凤梧，分腿跨在他的下身，一手撑开阴唇，一手扶着肉棒，慢

慢坐下，全身重量使得阴茎整个没入穴内。「啊！嗯！」温玉淫媚的眼神，露出愉悦的表情，让陈凤梧突然觉得，

到目前为止自己彷彿在被强暴一般。一股男性的尊严油然而起，陈凤梧决定要作绝地大反攻，不要再这样被动着。

陈凤梧屏气凝神，趁着温玉起伏套弄的下沉之际，突如其来地急速挺腰，把肉棒又急又重的撞在她穴的深处。

「啊！…郎君…撞死我了……啊啊…别…别…撞…顶…啊啊……」陈凤梧见一次得手，即全力猛攻，不让温玉有喘

息的机会，因为他觉得像温玉这种搔穴，如果这次制不了她，那以后将永远无法在她面前抬起头。

陈凤梧用力及巧劲把身体反拱着，把温玉的身子高顶得膝不着地，全身重量的支撑点就在下体交合之处。然后，

陈凤梧或扭转、或上顶、或摇摆、或震动……让肉棒在温玉的阴道里作各种不同的刺激。虽然，陈凤梧这么做很是

吃力，可是，却真有效果。

看看温玉！只见她双颊红晕、娇喘不止嘶哑的叫着∶「…啊！…顶坏啊了…我不行…了……啊……受不了……」

温玉有如骑在一匹狂奔的野马上，而那匹野马正使性的扭摆，要她落下马背。

「啊…啊…嗯…好棒…我…喔…洩了…啊啊……」温玉阴道一阵急遽紧缩、蠕动，把她带上云端；阴精彷彿山

洪突发一般滚滚而出，然后无力的俯趴在陈凤梧胸前抽换着。

陈凤梧仍然不就此作罢，腰肢依旧用力顶撞，让肉棒继续重撞着阴道的最里端，而温玉却彷彿只剩下半口气似

的，轻微的呻吟着，偶而夹着几声告饶……

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

天明时分，温玉醒了，却无力起床，搂抱着陈凤梧娇柔的说∶「两只斧子一齐砍一颗树，郎君知道其中的厉害

吗？我走了，妹妹来；妹妹走了，我又来，而你只是一个人相迎，怎么会不败下阵来？」

温玉抚着陈凤梧挺硬的肉棒，继续说∶「我替郎君想个主意，你从今天起就回内室休息，大约五天以后再到书

斋来和我们相会一次。这样，郎君的体力得到恢复，而我们和您的感情，不是也能够保持得更久、更牢固吗！」

陈凤梧听了温玉的话后，十分感激她对自己的一片好意，便点头答应了，然后一翻身压着温玉，准备再来一次。

温玉轻轻的把陈凤梧推开，笑着说∶「郎君，昨夜你把我弄得死去活来，在弄下去我可会没命了，还是养足精力吧！

五天很快就过了！」说完，温玉起身着衣，飘然而去。

温玉离去后，陈凤梧才起床，准备回到内室。可是，他又恍惚像失掉什么似地。过了好些时候，这才想起与柔

娘约会的事，便下定决心，说道∶「柔娘约我今晚会面，我怎么能够辜负她，让她空跑一趟呢？」于是，他又留在

书斋不回了。

过不多时间，母亲和妻子都来看视陈凤梧。陈凤梧仍以自己抱病为由，留宿书斋。由于他的心思专注于酒色，

所以饮食也不如从前，家人更加相信他确实身体不适。母亲想去请医生为他洽病，但陈凤梧坚决不同意，只说自己

休息几天就会好。

当夜，柔娘果然很早就来到书斋，她已不像从前那样显得娇弱和胆怯，增添了许多柔情和妩媚。两人更觉如鱼

得水，欢爱非常。

第二天临别时，柔娘问道∶「玉姐今晚来不来？」

陈凤梧答道∶「不来。」

柔娘显出很高兴的样子，面露喜色，笑着说∶「那今晚我代替玉姐来？」陈凤梧于是把温玉说的话告诉了她。

柔娘一听，很不高兴地道∶「那妖婢竟然假惺惺地向即君献殷勤！我老实告诉你，她并不是甚么神仙伴侣，而

是一只狐狸变化的。想来她肯定另有所爱，应约去了，所以讲这话来诳骗你。不然，哪有刚刚相爱便忍心立即分手

的呢？」说完，她又和凤梧十分亲热地相处。

临离开时，她又嘱咐陈凤梧说∶「郎君千万不可洩漏我说的话，不然，她就会认为我是在嫉妒了。」

当夜，温玉仍然没有前来。陈凤梧听了柔娘的话后，心理也有些怀疑起温玉来。从此以后，柔娘每夜必到，从

不间歇，陈凤梧身体便一天不如一天，觉得精神疲惫，面容也十分憔悴。

直到旬未，温玉才来相会。她一走进书斋，立即吃惊地说道∶「郎君莫非没有撤去这里的床铺？不然，为什么

面容、神色都疲惫不堪呢？」

陈凤梧因为喜欢柔娘，不愿违背自己的承诺，所以也不肯把实情相告。可是，两人就寝后，温玉觉得陈凤梧体

力已经大不如前，便非要他说明真像不可。

陈凤梧不得已，这才说∶「柔娘天天前来，并且告诉我你是狐狸所变，嘱我不要洩漏她所说的话。」

温玉听后，不觉十分气愤，她说∶「我真后悔不该和死鬼结成同夥。差点让我承担了误害郎君的罪名。她原是

某人家的小女儿，早已死去多年。明未之兵乱，她上吊身亡，时局混乱，家人草草把她埋葬在即君府后的那栋楼下

面。您父亲在世时，因他福份大且又德高望重，柔娘便深藏起来，不敢露面。现今人去楼空，她就据为己有。我因

为也喜爱音乐，因此跟她有了交情，时常往来，所以后来同时见到郎君。」

温玉讲完后，她想了一会儿，又笑着说∶「她这样做，也是沉缅于感情的深渊里罢了，并没有什么恶意。不过，

郎君如今已乾枯憔悴了。这样，待朋天她来时，我自当替您劝阻她。」

鸡鸣以后，与温玉离别了，陈凤梧这才知道，两位美女－竟然一个是鬼，一个是狐，心理开始觉得恐惧不已。

他想搬回内宅，但又觉得很惭愧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做。

这天晚上，温玉果然和柔娘先后来到书斋。温玉责备柔娘说∶「妹妹说我是狐狸，难道妹妹不是鬼吗？怎么可

以用情色伺候人家，而不以品德对待自己所爱的人呢？」

柔娘遭到责备以后，面露愧色，无言以对。温玉越说越生气，又讲了好些话。

柔娘则低眉俯首，愁容满面，令人见了十分同情和怜爱。原来柔娘自从见到凤梧以后，已消失了过去的哀怨和

愁绪，今天遭受责备，自知理亏，故哀怨之色又显露出来。

陈凤梧见了以后，十分怜悯，便劝解着说道∶「她也因是爱我倩深的缘故，您也不必过分责备她。」

温玉一听，不觉气得涨红了脸，说∶「郎君如今还在袒护她，看来都是我的不是了。我也不愿替人分担罪名。」

说完，拂袖而出。柔娘虽然留了下来，但心情不很愉快，早早就离开了。

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

自从温玉那一夜拂袖而去之后，就不曾再来，而柔娘也羞愧得好几天未出现，使得陈凤梧天天度日如年，却也

舍不得离开书斋。陈凤梧的日常生活变得日夜颠倒，夜里眼巴巴的看着户外，盼着温玉或柔娘能出现；直到天明才

满怀失望的昏昏入睡。

陈凤梧的家人见他这么恍恍惚惚的，只当他身体不适，那知他是情慾缠身。

家人劝他搬进内宅休息，陈凤梧只是执意不肯，只累得每天为他递茶送饭也别无它法。

第五天，一个月色昏暗，凉风习习的夜里，书斋外突然传来一阵发簪击响的轻微叮噹声，陈凤梧耳尖，一下就

从床上跳起来，鞋履也不及穿就往外跑。陈凤梧刚到门口，就见一个身材细的身形，约在十步之外，不用说，那是

柔娘！

陈凤梧三步并两步的奔向前，一把就将柔娘紧拥怀里，不停爱怜的亲吻着柔娘冰凉的脸颊，嘴角喃喃地说着∶

「柔娘，想煞我了！……」

柔娘也热情的回应着∶「郎君，柔娘也是……嗯……」

陈凤梧的手绕拥着柔娘的香肩，双双走进书斋里。刚往床沿坐定，陈凤梧就问说∶「柔娘，你怎么都不来了呢？

温玉呢？」

柔娘轻轻叹口气，说道∶「温玉姐姐自从那一夜含怒离去后，我就没再见到她了。我这几天就一直想着温玉姐

姐夜说的，我真的是不该这样放纵私慾，而不顾郎君的身体。本来我也羞得无颜以对郎君及温玉姐姐，可是……」

柔娘盈眶的热泪终于再也忍不住，漱然而下∶「…可是，我知道郎君思念之心迫切，实在于心不忍见郎君因而

日渐憔悴，所以今夜忍不住又现身。一来，劝劝郎君不该再为情所困，希望郎君能努力文课以求功名。二来，告诉

郎君，我也因蒙高僧超渡，脱离孤魂野鬼之类，得以进入地府轮迴投胎，所以往后我也不会再来了，请郎君自当保

重，勿以为念！」柔娘说得哽咽不已。

陈凤梧也难忍悲痛的哭了，紧紧的拥抱着柔娘。柔娘起身，一面宽衣解带，一面说∶「郎君，良宵苦短，希望

我俩把握这最后的温存时刻吧！」说着，便躺卧床上，伸出双手迎着陈凤梧。

陈凤梧一俯身，就热烈的亲吻着柔娘，忘情时，还喃喃地说着∶「柔娘，不要走！不要走！……」

柔娘觉得今夜陈凤梧比以往都来得热情，使得自己的情慾也急速的窜升。柔娘推动陈凤梧的头对着胸前的双峰，

娇媚的说∶「郎君…亲…亲它…们……」

陈凤梧二话不说，双手把柔娘的乳根向内一推，便用双唇夹住微硬的乳尖，还伸出舌头不停的拨弄着。只见陈

凤梧或左或右忙个不停，柔娘更是娇躯乱颤，哀呻不已，两棵乳蒂却也变得坚硬如石了！

陈凤梧的手掌，也开始在柔娘细柔的肌肤上抚动着，碰触着乳房周围的部位、游动到光滑的腹丘，滑过肚脐、

私处，停留在鼠蹊和大腿内侧，轻轻的揉动着，手腕、手背也若有若无的碰触着阴毛、嫩肉。

柔娘摇摆的下身，觉得全身在滚烫，把大腿分分合合的，藉着动作让阴唇互相碰触，以解骚痒之难受。柔娘的

手也摸索到陈凤梧的肉棒，冰凉的手掌紧紧的握着火柱般的铁棍，让陈凤梧觉得又刺激又舒畅，不禁一阵快感的寒

颤。

陈凤梧的手绕过柔娘的细腰，抚摸她丰满的臀部。柔娘的臀肉细柔、冰冷，而且还沾满从阴户流下的爱液，手

触下更显得光滑柔顺。陈凤梧的手指从臀股下，探索着柔娘的阴户，并慢慢地伸进洞里。

柔娘朦胧着眼睛，扭动着细腰，湿润阴唇渐渐的涨红，抖动像是在呼吸似的，在陈凤梧的爱抚下，她变成淫秽

的荡妇，加快了手腕套弄肉棒的速度，让肉棒上的包皮不停剥开，露出猩红的龟头。

陈凤梧有一股要把肉棒，送进她柔娘阴部里，享受着结合快感的冲动。随即起身翻转柔娘的身体，命令似的说

∶「转过身，背着我！」。

柔娘依言俯跪着，双手支扶着前面的墙壁，把浑圆的臀部翘对着陈凤梧。这是一个极尽羞耻的姿势，整个阴户

毫无掩饰地呈现在陈凤梧眼前。陈凤梧按着柔娘的屁股尽力向外掰开，阴道口遂呈现出一个圆洞。着陈凤梧挺直的

肉棒无须引导，很自然的顶触到肉缝，只稍挺腰向前的一挤，「滋！」便插进了紧密的阴道中。

「啊！呜！嗯！」柔娘舒坦、满足的淫叫着，阴道一阵收缩，紧紧的裹着热热的肉棒。陈凤梧急着抽动，他要

让柔娘发狂；也要发洩这几天来的相思苦闷。

随着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摩擦，柔娘伸直双臂，仰着头，喉咙里沙哑的呜咽着，随着臀部向后迎拒，垂在胸前的

丰肉一前一后的摆荡着。

陈凤梧的肉棒，在柔娘的阴道内乱钻、深顶。柔娘紧闭着朱唇，腰如蛇般蠕动的摇摆着，显示她正处于愉悦的

交欢兴奋中。陈凤梧可以看到被淫液湿洩的肉棒，披上一层晶亮的护膜一般，正在阴洞中进进出出。

柔娘透红的脸颊，臀部夹紧的抖动，肉棒进出「滋滋」的声响，让她的情绪沸腾到极点；也随着不断袭来的快

感，让她的渐渐陷入高潮的昏眩中。陈凤梧的汗水，混着柔娘背脊上的香汗滴落床 .突燃，陈凤梧感到肉棒一阵紧

缩、趐麻，随即俯身抱紧了柔娘，腰身紧贴着臀部，「嗤！嗤！」一股浓精深深的射在柔娘的体内……不！是射在

裤裆里！

陈凤梧在高潮的抽搐中转醒，才知道竟然是一场春梦。可是，耳边却迴响着∶「……投胎去了……郎君保重…

…」柔娘的声音彷彿很遥远，但很清晰的萦绕着。

是梦？是真？陈凤梧不禁迷茫了……

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

又过了一天，陈凤梧大病暴发；他精疲力竭、四股乏力、目中无神、恍恍惚惚。陈凤梧的母亲，这次无论如何

也坚持要他搬进内宅休息。陈凤梧这次一病不起，直拖了将近一年的时间，犹如临终的模样，让全家人都十分担忧。

有一天，陈凤梧正昏昏沉沉地睡着时，忽然梦见温玉前来，她边流着泪边对他说∶「郎君不听我的话，以致于

差点送了命。所幸郎君的食禄和寿命尚未当绝。

我为了治疗郎君的疾病，前往嵩山盗采灵药，不料却被中岳神发现，被他用法术推下悬崖命绝身亡，如今我和

柔娘妹都在阴曹地府了。想起来，真令人感慨！」

她说话时的神色，十分悲伤淒切。陈凤梧也十分伤心地大哭了起来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温玉说∶「京城里的曹大夫，他精于医术，有如华陀再世，让家人去请他前来诊治，这样郎君

必能痊愈。」温玉说完，陈凤梧就惊醒了。

陈凤梧急忙让家人按照温玉的指点，请来曹大夫。果然，陈凤梧的病情很快便减轻了。后来，家里人就专让曹

大夫给他治疗，过了一些时间，陈凤梧就病愈了。

陈凤梧恢复健康以后，时时感激温玉的恩德，又为她不幸惨死而悲伤异常，而且也不时地思念柔娘。他自己独

处一室，心里还十分盼望温玉和柔娘的灵魂能够前来和他见面，可是，她们却杳无音讯。

又过了一年，陈凤梧的夫人因为难产而去世，使他更加觉得孤单和寂寞，也愈加思念温玉和柔娘。

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

夜已深了，长夜淒凉，陈凤梧久久难以入眠。

朦胧中，陈凤梧突然看见，温玉的丫环飘然而入，丫环说∶「温玉娘子让我传话给公子，三天以后请公子在门

外等候，如见到丧闺女的出殡行列，公子就如此这般……这样，公子和温玉娘子就可以再续前缘了。」

陈凤梧喜出望外，又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。丫环答道∶「娘子死后，前去向岳帝告明自己的屈死经过，岳帝派

人查明情况属实，很同情娘子的不幸，也赞许娘子的品德，因此答应让娘子死而复生。由于娘子和公子的旧缘未断，

所以岳帝特许娘子借尸还魂，让公子与娘子破镜重圆。」

陈凤梧又询问柔娘的近况，丫环说∶「柔娘她自觉惭愧，羞于和郎君见面，而且阴司也已发出文书，准备让她

投生到其他地方。」陈凤梧还想再问些其他事情，丫环只道所知有限，便飘然而去。

过了三天，陈凤梧如期在门外等候，近午时分，果然见有灵柩从门前经过，灵柩上盖着红毯子，送葬的人都穿

着青色衣衫，却没有穿白丧衣的，一看就知道是给姑娘送葬的队伍。

陈凤梧迎上前去，挡着灵柩，说道∶「姑娘还没有死，怎么就要抬出去埋葬了呢？」

众人一听，大吃一惊，更出奇的是，这时那具棺材突然沉重得几个人都抬不动。接着又听见棺材里传出女子柔

细的呻吟声，这下众人都吓呆了。

原本，这位姑娘的父亲原是某部的侍郎，他只有这么一位女儿，刚刚长成就突然因病夭折，令做父亲的十分伤

心。女儿虽已死了，父亲还不忍心收殓，就期望着有一线复生的机会，所以父亲一听棺木里发出了声音，真是喜出

望外，一点也不觉得怪异。只是送葬队伍现正在大街上，去哪里找个停留的地方呢？正在措手无策时，灵柩内喊声

更急了。

陈凤梧见此情景，随即说道∶「是不是找不到歇肩的地方？人死而复生，这本是极大的好事，如需停留，敝舍

正是合适的地点。」

侍郎听后大喜，深深地感谢陈凤梧的情谊，于是便将女儿的灵柩抬进陈凤梧家中。陈凤梧家里的人一见外面抬

进一口大棺材，都十分惊煌不安，但陈凤梧坚持说没有什么不方便。

大家七手八脚，连忙打开棺盖，那女孩立即从棺中坐了起来。陈凤梧偷偷望去，见姑娘长得虽有些瘦弱，但面

貌却十分秀美，而且眼神跟温玉很相似，心里真是既惊且喜。侍郎又请求陈凤梧把外屋暂时借用，让女儿休息片刻。

陈凤梧十分爽快地答应了，开了书斋让姑娘入内休息。

陈凤梧接待侍郎到前厅下座，他们一起分宾主坐下，互致问候。侍郎一听陈凤梧原是书香门第，而且年纪轻轻

便已名登榜上，当即产生了想把女儿嫁给他的念头。但是他又不清楚陈凤梧是不是已有妻室，便找了机会向陈凤梧

家里的仆人打听，才得知陈凤梧的妻子刚去世不久，则心意更定。于是，侍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陈凤梧，陈凤梧

也乐得答允，这件事当即就定了下来。刚才这群人还唱着送葬的哀乐，而今却吹奏起喜庆的乐音来。

陈凤梧遇到这件大喜事，忙着让家人大摆筵席，款待所有客人，然后将那口棺材抬到城门外当众烧燬，让全城

的人都知道这件奇事。天黑时分，陈凤梧备下香车，送姑娘回家，然后择期依礼纳采，以续旧弦。

迎亲这天，在洞房之中，陈凤梧掀开新娘的红头巾，只见新娘流着泪抽泣着说道∶「我为了和郎君两夜的欢聚，

竟然丢了性命，不知郎君是否惜我、怜我？」

陈凤梧说∶「当然！情深意长，久铭心中，何能忘却？以你的灵慧，自然早就该知道的。」

温玉（新娘名为顺娘，图方便，仍称「温玉」）说∶「如果柔娘复生，恐怕郎君对她的情意，必深于我十倍。」

陈凤梧感慨的说∶「娘子还未能忘情于往事啊！」

两人经历了这段苦难，更觉重逢的珍贵，情更深，意更长！床第间，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陈凤梧怀里抱

着是顺娘的身体；而顺娘的内心又不折不扣是温玉，这真是一种奇异的感受！

陈凤梧紧靠着温玉暖暖的身躯，手中握的是她逐渐变硬的乳房。陈凤梧不由自主的比较起来∶现在的温玉乳房

比较小，但很坚挺；陈凤梧的手慢慢游走到两股之间∶现在的温玉阴户比较丰厚，阴蒂较大而露在外面，阴毛稀疏，

毛色不深接近棕色，不似以前般浓密而卷曲的盖着肉穴。

陈凤梧忍不住的跟温玉说了他比较的结果，温玉却被他逗笑了。温玉笑得花枝乱颤，促狭的说∶「郎君，今夜

请温柔点，顺娘可还是黄花闺女呀！」

温玉凸出的阴蒂在陈凤梧的爱抚下，渐渐涨大而微微湿亮。陈凤梧又把另一只手移到的温玉胸部，揉捏着乳房、

磨搓着乳尖。温玉渐渐感到兴奋起来，阴户内外濡满了爱液，让陈凤梧的手多了一分抚摸，便多了一分滑溜。

温玉开始从喉咙里迸出呻吟∶「嗯……啊…喔…轻…嗯…轻一点……」原来陈凤梧已经把手指滑入阴道内，来

回的抽插着。陈凤梧还试着插入两根手指，只是比较困难，但也纳入了！弄得温玉几乎都要溶化了，拚命的蠕动着

腰肢。

温玉感到现在的身体更有真实感，也更容易达到高潮的快感，让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在兴奋中颤抖，娇躯渗泌出

汗珠，红润脸颊喘息着！温玉仍不改大胆的本色，直娇媚淫荡的呻吟∶「情郎…给我……我要……快…快……别再

逗了……」

陈凤梧立即提马上阵，扶着肉棒对准睽违的洞穴，微一挺腰。那知，刚进半个龟头，温玉便是一声惨叫∶「啊！

疼啊！…轻点……啊…」温玉本想缩身避开，随即又不甘心只颤了一下，把双手紧抓着自己的大腿，眼睛里已盈满

类泪水。

陈凤梧觉得龟头的凹处正卡在窄狭的洞口，被包裹的部份虽然不大，却是很敏锐的感到紧束的快感，也不愿就

此罢休，只好轻轻的摆动臀部，让肉棒作旋转运动，使处女蜜穴慢慢习惯。

温玉也屈着膝，内外轻微的摇摆着，不知不觉中陈凤梧的肉棒已挤入将近一半了。温玉有感于肉棒的渐进，也

有感于刺痛逐渐减轻，此消彼长的让她渐入佳境。终于，温玉又开始摆腰扭臀以迎肉棒。虽然，刺痛仍在；但是，

快感更高。

随着温玉的阴道里汨流的淫液，陈凤梧的肉棒慢慢的滑动着。陈凤梧再次感受到跟亡妻那初夜的新奇快感，再

次感受到处女蜜穴的窄紧，以及穴壁上的皱折、突点。陈凤梧随着淫慾、快感的持续高涨，抽动的速度也逐渐加快。

温玉藉由顺娘敏感的躯体，已经是高潮不断、快感连连，不堪入耳的淫秽呓语也从未间歇。陈凤梧感到温玉阴

道壁的抽搐越来越明显；收缩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劲，一股吸吮的蠕动，似乎在鼓励着陈凤梧快点洩身，以填补她阴

道里的空虚。

陈凤梧也不吝于精髓，更用力、更快、更深入的抽送着，使肉棒的前端每次都深顶着子宫口。「…郎…啊……

啊…受不了……啊……」温玉已经陷入无边的狂欢中，放纵的喊叫。

陈凤梧再也忍不住，把肉棒深抵着，射出一股股的热液。温玉的穴里有韵律的收缩着，吸吮或咀嚼似的挤出肉

棒里的每一滴精液……

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 \*\*\*\*

第二天，温玉一早便起来。她对陈凤梧说∶「今天我才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拜见婆婆了。而过去，真像诗里所讲

的∶《妾身未分明，何以拜姑嫜》啊！」温玉梳洗完毕，入内拜见老母亲。老母亲见她性情温柔可爱，也十分喜爱。

从此后，温玉和陈凤梧共享夫妇之乐，几乎夜夜春宵。

有一回，陈凤梧开玩笑的问温玉∶「如狼似虎的你，不怕我旧疾复发吗？」

温玉笑着说∶「当初情况和今天不同。鬼、狐都是异类，和人相处五天一聚已经太过了。而今我以人身来伺候

郎君，夫妇犹如阴阳相济，即使稍有些过头只会疲累，还不致于伤身。」陈凤梧赞同她的高论。

一天，温玉忽然对陈凤梧说∶「我昨晚梦见柔娘前来向我告别，但她不好意思和郎君见面，嘱我代为转告。她

已经投生到某家，约于十五年后，广陵这个地方相见。」

陈凤梧如今已得温玉在身旁，并不敢再指望能得到柔娘，他说∶「柔娘是有跟我说过！」然后，把那一夜的情

形说给温玉听。

温玉回答说∶「她是为保贞节而自尽，有美德而无罪过，超渡之后又在阴间沉沦多年，按理说，她可以投胎变

成男子。但只因她思念郎君，所以要求仍投为女儿身。」陈凤梧听后，十分感激柔娘的深情，但也并未当成一件大

事记在心上。

后来，陈凤梧多次参加朝廷科试，但考运不佳，最后只以明经（贡生的代称）

资格被授为地方官。初时被任为新蔡县（今河南省新蔡县）的县令，因治理有方，又被提升为奏州太守，还在

这个任上逗留了十年时间，没得到升选的机会。这其监，温玉也先后产下两名男儿。

十年后，陈凤梧才以优异的政绩，被提升为安庆知府。

陈凤梧带着家眷渡过准河，到达邗沟（江苏省江都县西北方）时，正是柔娘投胎后的第十五年。温玉对陈凤梧

说∶「苧罗村（柔娘的托生地）便在这里，郎君难道忘记了扬州之梦吗？」

陈凤梧原本也无纳妾之意，只是温玉坚持要寻找柔娘的踪迹，陈凤梧才听从她的建议，决定在这里停留十天。

温玉派仆人到附近，寻找柔娘的投生处，可是找来找去，都没有找到，只好做罢，备起程赴安庆任职。

这时候，突然有个穷人家的老婆婆领着一个小女孩，来到驿站里向驿卒求乞。

温玉恰好随同婆婆到平山堂游玩，回来时见到这位姑娘，温玉不觉大喜，心忖道∶「这位就是了！」她立即进

内告知陈凤梧，然后藉买女婢名义，将小姑娘买进来。

温玉领着小女孩进入内室，伤心他望着她说∶「妹妹怎么贫困到这种地步？」

可是那姑娘只是目光炯炯地望着温玉，凝视奢许久许久，一副茫然、天真的表情。

温玉亲自替她洗了澡，换上衣服后，她的眉宇之间果然焕发出光采来。温玉把她的名字改为「柔娘」，又让陈

凤梧纳她为妾。

那一夜间，定情时，陈凤梧试她的悲喜神态，果然又是个活生生的柔娘，让他更加惊喜不已，相信温玉过去讲

的话并不是杜撰出来的。

陈凤梧后来又当了几任地方官。温玉这时虽然是正室夫人，但却时时照顾柔娘，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一般，

她还让柔娘多一些时间跟陈凤梧在一起，每次她都说∶「我这是在补偿柔娘十五年来的缺憾啊！」

一年后，柔娘也生下一位公子。过不多久，陈凤梧便以母亲身体不佳，需要照顾为由辞去官职，从此再也不出

仕。

陈凤梧成天和温玉、柔娘一起遨游欢聚，以度余年。

（全文完）